

从重建的静安寺想起

任溶溶



重建的静安寺远远就能望见,庄严宏伟,气势非凡,不再是过去缩在商铺之间的样子。我1938年从广州来上海,最初看到它,它并不吸引人,不过我想它原先一定很大,因为它的照壁竟在宽阔的静安寺路对面,是租界开马路,把它拦腰割断了。我的一位老友说重建的静安寺好是好,只是太新,它可是古迹啊!这一点我觉得不用担心,它如今仍然是个古迹,而且时日会让这新建筑也古起来。只要想想我们在别处参拜的古庙,看看庙前的碑刻就会发现,它们大都经过重修重建,甚至好几次。就是重建前的静安寺,一定也不是三国时期原来的静安寺了。即使经过重建,几百年下来,谁也不会去想它们曾经一度是重建起来的新建筑。

从重建的静安寺,我联想到滕王阁和黄鹤楼。

1954年我随政协代表团去南昌。到了那里,不禁想起王勃的《滕王阁序》,这篇《序》我背不出来了,但里面的名句是从从小就熟悉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于是找了个时间上滕王阁去看看。可是问路到了那里,哪有什么滕王阁,滕王阁没有了,竟是一个垃圾码头,乱糟糟的。不过这是滕王阁的原址,我算是到了,也就心满意足。我再打听滕王阁有什么遗物,得知曾从河里捞起一块大石碑,现放在一所小学里。我总算也在一所小学的校园角落看到了这块石碑。

就这样,当时滕王阁没有了,只留下一个遗址。可是过了几年滕王阁重新造了起来,我没去过,只见到它的照片,富丽堂皇,又可以登临背诵王勃的名篇,看到它所描述的景色了,多么快意啊。它重建到现在,应该已有半个世纪了吧,也有点古了。

还有一个地方是黄鹤楼。粉碎“四人帮”后曾随上海作协代表团去武汉参观学习。到了武汉,谁能不想到黄鹤楼呢?可是我们到山头上一看,根本没有黄鹤楼,只剩下它这个遗址,一片空地,站在那里可以看到长江大桥,风景真是不错的。不过几年后黄鹤楼也重建起来了,我还是只从照片上看到,有好多层,高大雄伟,在上面默念崔颢的名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同时浏览楼外景色,试问这是多么美好的享受啊!

这样,再访滕王阁和黄鹤楼两个古迹,就不会感到失落。建筑物是了一些,但它会把历史的,别担心。它们将把历史传承下去。

不过话虽这么说,保存和维护古建筑却是首要的。如今科学昌明,保护古建筑的办法多了,古代保护不了的古建筑,现在保护没问题。古建筑到底是古建筑,是国宝啊!

粗糙生活

(马来西亚) 朵拉

每天在匆忙的日子里过着粗糙的生活,无人关心究竟如何生活才叫好一点的品质和高一点的素质。众人要求付出的努力必要有回报,可惜这回报竟是设立在动物的标准上,仅限于权力和物质的收获。名利兼收便是最理想的酬劳,终于获得屋子车子妻子儿子银子,五子俱全,人生再无苛求。

生命的追求至此阶段,还有不满意的吗?思想庸俗,眼光短浅,但因为不知道,也就无所谓。

一边倒还天天有人在喊提升,不过,你喊你的,众人在急忙劳碌地赚名赚钱,不是耳聋却根本听不到。喊的人喉咙逐渐沙哑,仍然无人行动,无人反应,日子一长,喊的人失声了,疲累了,最后,也就算了。

呐喊的人,最后妥协地在匆忙的日子过着粗糙的生活。



和妹妹听。一本《希腊神话故事》,一本《普希金诗集》,印象中都是那时读完的。

我高中毕业当了知青,妹妹参军到了部队文工团,一家人各奔东西之后,家庭朗读便中止了。后来记得我大学期间,家里又恢复过一段,尤其是父亲患病卧床之后,他还躺在病床上朗读过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和梅里美的《嘉尔曼》。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竟找出了当年全家人朗读的录音带。因为年代久远,那种老式录音机也早就淘汰了,在电视台工作的妹妹找人,不知用什么方法转录后,竟让我们今天能重新聆听到当年朗读的声音。

当父亲那浑厚的声音从音匣里缓缓传出,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亲爱的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十多年了!

昨天,独自在家。摊开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我轻声地朗读起来,宛若昔日重现。

“如今,在这里,在这寂寞的要塞里,往事掠过我的脑海时,我常常问自己;在命运给我展示的道路上,有恬静的欢乐和心灵的安宁在等待着我,为什么我就不肯朝这条路上走呢?……”



连心结 (水彩) 唐云辉

继续朗读

范春歌

地追问,接下来呢?接下来呢?

父亲微笑着说,等等,他将头扭向窗外,平静地等待着一队队呼着口号的人们从涂得通红的墙下喧闹地走过。

母亲和父亲是美术学院的同学,她喜欢朗读屠格涅夫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森林与草原》。

“在深灰色的天空中,一些地方还闪烁着星星,带着湿气的轻风不时像微波荡漾,仿佛能听见夜的矜持、隐隐约约的絮语声,

局长、文化局书记、汽车老板、门店店长、求职大学生,还有“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甚至人贩子等等。但所有这些人,知名度都比不上一个石家庄的黑社会老大,此人2003年被执行死刑,曾被写进了电视剧《征服》,由孙红雷饰演,名字改成刘华强了。

再查人人网,叫我这个名字的有333人,其中男性占90%,还有10%的女性。

现在年轻人,给孩子取名,不大考虑重名问题,因为单字多,叠字多,重名率肯定更高。单名一个字,叠名和一个字差不多。试看天下叫苗苗的、莉莉的、姐姐的、萍萍的、婷婷的……有多少?

有的家长,有另外的顾虑。我有个中学同学,孩子在美国工作,要生第二个孩子了,把妈妈接去伺候月子。有一天,她来短信,要我给孩子取名。我给想了几个。后来,她来邮件说:

“你为我外孙女取名‘静竹’,上海话读出来是‘净作’。女孩子不能太作。‘溪月’很难抓捞,将来做笔名,意境很好(当然都没采纳——自注)。开始我们为女孩子取了很多名,大多不满意。最后决定:汪润澍。在孩子出生前一刻,有人说上海话读出来像是‘认输’。孩子还未出生就认输,不行。考虑到外孙子叫汪瀚源,那妹妹就取名:汪润源。接着在美国拿好护照,到中国大使馆签证,这天来了一位在美的北京朋友。那位朋友说,这个名字念时普通话要标准些。言下之意一不小心会念成‘肉圆’。再改名是来不及了。现在我们戏称妹妹‘小肉圆子’,一个日本名字。我们那时名字都是我父亲取的,倒也没这么多讲究。正如我们单位的一个‘张’姓同事,算命先生算他命中缺木,他爹为他取名‘树昌’,上海话念‘长痔疮’,一直叫到他退休,他还答应得来得个快。”

你说好玩不好玩?

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学者,该不该让自己仅仅停留在一个京剧爱好者或者说让自己仅仅定位在一个关心京剧的戏曲评论者这个身份上,是不是应该为京剧做更多的工作呢?

2011年11月16日,京剧正式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对于我们每

从京剧《成败萧何》说开去

胡中生

一个爱好京剧的人来说,不啻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当时就想,我应该将自己对京剧的爱好放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也就是说,我应该成为京剧保护的一名志愿者。承蒙上海市非遗保护中心的错爱,这一年多来,我一直以一名专家的身份参加各种京剧保护的活

过这些活动,使我改变了原先关注京剧的视角。对京剧更多了一种保护传承和发展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对京剧的现状更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京剧申遗成功是值得高兴和庆贺的事,然而申遗成功是一回事,如何搞好京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又是另一回事。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指导方针,强调“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在有效保护前提下合理利用”。我认为,京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指导方针。

那天,母亲清理家里的旧物,竟找出几盘老式录音带。家人回想起来,那是几十年前,一家人朗读文学作品的录音。

打我记事起,家里就有读书的习惯。我指的读书是读出声来,即人们说的“朗读”。家庭朗读在“文革”中都没有中断,每周周末的时候,家里便关紧门窗,每人手捧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籍,翻开喜爱的章节,开始朗读。

父亲虽然是位军人,但因为年轻时在美术学院读书的时候受到过俄罗斯现实主义画派影响,对俄罗斯文学也十分偏爱。印象中他特别喜欢莱蒙托夫描写要塞生活的章节。

北京晚报登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我儿子叫“希特勒”》。说的是一对美国夫妇给儿子起了个这么怪的名字,以至于孩子过生日,超市工作人员拒绝在蛋糕上裱字。但按照美国言论自由的宪法,给孩子取什么名,是家长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此事以超市让步告终。

不过,没过多久,这对夫妇居住的州政府,派警察把孩子从家中带走,并由政府的一家机构把孩子交给其他家庭代养。这对夫妇把州政府告上法院。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和辩论,法庭判决禁止他们领回自己的孩子,他们被剥夺了监护权。判决没有涉及孩子起名问题,而是认定,孩子父母文化程度太低(一个文盲,一个中学毕业,但患有精神疾病),两人均无工作,不适宜抚养孩子。

事情很清楚:这对怪人,的确有病,他们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否则绝不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

这个故事,当然是个特例。那个孩子大概不会有人再和他同名。

中国有两个名人,一个是陈毅,一个是乔木。他们都有重名者,而且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和陈毅重名的是陈沂,原来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后来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他是位文人,年轻时写小说,笔名就叫陈毅,后来索性当真名用。但那个陈毅名气比他大,毛泽东说,那就改“陈沂”吧。乔木,毛泽东的秘书,原名胡鼎新,乔木是笔名。乔冠华,新闻工作者,外交家,年轻时在重庆、香港等地专写国际评论,笔名也叫乔木。开始,一南一北,相安无事,但后来共产党的力量壮大了,就有些麻烦。最后,也是毛泽东裁决,乔木本姓胡,就叫胡乔木吧。

鄙人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太大众化了。百度一下,居然有76页,同名者有陨石专家,地质学博士、各种病症的名医、玩具厂长、面塑大师,也有粮食

点、艺术特色与成就、戏剧冲突、人物塑造、演员阵容等多方面,给大学生作了细致的讲解。这一剧的主演陈少云、范永亮、何澍、郭睿月、殷玉忠等还根据我讲解的安排,彩妆演出其中的主要场次,这样既使我的讲座形象化、立体化、生动化,也大大提高了大学生观看全剧的积极性 and 热情,对他们喜欢京剧、懂得京剧进而迷上京剧,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后,我又应上海京剧院的邀请,在逸夫舞台的天蟾宫昆文化讲坛上,向市民们作了一次京剧讲座。2011年5月28日,又让我以嘉宾身份,和上海京剧院著名女老生王珮瑜一起在逸夫舞台主持了“上海校园师生京剧演唱会”。通过这些活动,让我思索考虑了

取名与重名

张宝林



十日谈

“非遗”我见